

後漢書

廿三

漢書門			
一三五	函	架	冊
三〇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一三五	函	架	冊
二〇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35	
冊數	30	(23)
函號	280		8



後漢書列傳第五十三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李固 杜喬 傳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之子也。郤在數術傳。固貌狀

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鼎角者。頂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也。謂骨

見相書。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謝承書曰。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馳。

博覽古今。明於風角。星筭。河圖。識緯。仰察俯占。窮神知變。遂究覽墳籍。結交英

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

矣。言復繼其父為公也。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謝承書曰。

不應。五府連辟。皆辭以疾。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

固對策。續漢書曰。陽嘉二年。詔公卿舉。敦樸之士。衛尉買建舉固也。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

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春秋感精符曰。人主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

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宋均注曰。父天於園丘。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三 李固

之祀也。母地於方澤之祭也。兄日於東郊。姊月於西郊。寶有山川。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河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

曰在德不在險。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關

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

有命。命。爵命也。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今之進德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

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

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雖繁

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

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

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也。殆危。龍興即位。天下喁

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沛然寬廣之意。

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

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聖賢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

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

母。謂宋娥也。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

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

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

然。但以爵位尊顯。專恣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

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

退速也。按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公羊

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何休注云。內娶。娶大夫女也。言無

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房者。皇

后所居也。椒泥塗也。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

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

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

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

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

干州郡。而詔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

後漢書卷五十三

陶公主為子求郎館陶公主光武第三女也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

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續漢志曰城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無他功

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續漢書曰中郎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補真先聖

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

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板反也卒盡也瘁病也詩大雅

病也人盡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

為陛下喉舌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諸宋均

喉在咽以理舌注曰斗為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宣君命喻於人則宜如人

則也法也天皇樹元氣陳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賦布權尊勢重

貴之所歸若不平心灾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

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

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

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

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韓詩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

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

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

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

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前書曰司馬遷為太史令抽招會群儒

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

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

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

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

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

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舍

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

後漢書卷五十三

李固

三

後漢書卷五十三

李固

三

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等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劉放曰。按固前已云為議郎。

此又云得拜議郎。史之叙事。理無若此。蓋當云久乃得已。復拜議郎。少已復二字也。出為廣漢。維令至白水關。解印

綬還漢中。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昔李固解印綬處也。故關城今在梁州金牛縣西。杜門不交人事。

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

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公羊傳曰。儀父者何。邾之君也。何以稱字。褒

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盟也。何休注云。春秋王魯。託隱公為受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假以見褒賞義。○劉放曰。注為其與盟也。案文少一公字。貶無駭

以閉利門。春秋隱公二年。經書無駭帥師入極。公羊傳曰。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之也。曷貶疾始滅也。夫義路閉則

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

外。伯榮王聖女也。委周廣謝暉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

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

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澗窮路。守死善道論語文滯澗窮路以魚為喻也。而未有改

做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群下繼望。○劉放曰。

按繼是繼續之義。不可施於此。蓋本是繫字。繫綴天下之望也。可令中官博簡。嬪媵兼採。微賤宜子之

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

致飛燕之禍。趙飛燕成帝皇后。妹為昭儀。專寵成。帝貴人曹偉能等生皇子皆殺之。明將軍望尊位顯。當

以天下為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

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沉陰

鬱決。雲起貌。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觀

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畏。祇敬也。言天無親疎。惟善是與。可敬威也。書曰。皇天無親。加近者

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既盡也。端門太微宮南門也。月者人臣之體也。前書李尋上疏曰。月者衆

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易豐卦曰。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史記索隱謂范睢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也。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

之心。福謙忌盛。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見天地之心。是以賢達功遂身退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為利所誘。怵迫於憂。勤誠也。怵音息。律反。或音黜。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三 李固

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即耕在野，禹問曰：昔堯化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化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而刑自此重，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商不能用，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為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檄，言移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為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

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

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為壇，使客東面，自居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庫，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義，繼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事見新序國語曰：楚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珪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為寶也。楚人有觀射父，能作詞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古玉白珪，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與此所引不同也。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群俊競至。

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關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魏文侯受過段干木闕，未嘗不軾也。李克曰：文侯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又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事見史記。

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陵楊厚，會稽賀純。謝承書曰：純字仲真，會稽山陰人，少為諸生，博極群經，十辟公府，三舉賢事，多見省納。良方正，五徵博士，四公車，徵皆不就。後徵拜議郎，數陳災異，上便宜數百。遷江夏太守。策書嗟嘆，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

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

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



憤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群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降高也。崇重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敕令起。又薦陳留楊倫。倫見儒傳。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臨。臨字子陵。熙之子。爲平原太守。見百家譜也。清河房植等。植見黨人篇也。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遷瓊舉。以固爲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爲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尙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以爲。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宜。上言自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盤遊。專心庶政。帝納

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冲帝即位。以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尙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揚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史記曰。始皇東巡。道病崩於沙丘。徐廣曰。趙有沙丘宮。在鉅鹿也。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丞相李斯爲始皇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獨胡亥趙高等知。陰謀改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死。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元年。楚漢並起。近北鄉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江京劉安等坐省門下。孫程與王康等就斬京安等。立順帝也。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帝。霍光立宣帝也。戒鄧閻之利幼弱。謂鄧太后立殇帝。帝時誕育百餘日。三歲而崩。又立安帝。時十餘歲。閻太后立比鄉侯。其年薨。又徵諸王子。擬擇立之。冀不從。乃立樂安

王子纘年八歲。是為質帝。時冲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康陵塋也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言。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書曰。粵若稽古帝堯。鄭玄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也。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太公兵法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綉文綺弗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佚之樂弗聽也。宮垣室屋弗聖也。接桶柱楹。弗藻飾也。茅茨之蓋。弗翦齊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溫飯煖羹。酸醢不易。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聿。述也。詩大雅曰。文王烝哉。通。追也。言文王能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也。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閒近戚。自隆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

婿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慕求好馬。臨窻呈試。出入踰侈。輜輶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西京雜記曰。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待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姦軌。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注曰。運轉者也。又曰。寇賊姦軌。注曰。群行攻劫。劫曰寇。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軌。則責在太尉。續漢志曰。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殿最。而行賞也。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謂九江。賊徐鳳。馬免等。攻燒城邑。廣陵。賊張嬰等。攻殺江都長。九江。廣陵。是荆揚之地。故云兩州也。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疵先王。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據吳祐傳。此章馬融之詞。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慧。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煽。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

衰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

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謝承書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也戒博學明經

太守特椒房之寵不奉法戒到州劾奏之遷河間相以冀部難理整厲威嚴遷南陽太守糾豪傑恤吏人奏免中官貴戚子弟為令長貧濁者徵拜為尚書令出為河南尹轉

拜太常永和六年特拜司空也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

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

絕順帝崩冲帝立一年崩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

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

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郡議令上應

天心下合眾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官廟彗星竟天誠

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邑

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昌邑王賀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昭帝崩霍光立之

自非博陸忠勇霍光封博陸侯前書音義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也延年奮發大漢

之祀幾將傾矣霍光召丞相已下議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愕失色大司農田延年前離席案劔曰今日之議不得旋踵

群臣後應者臣請劔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

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

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

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眾論

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未有別理而易奪之中常侍曹騰等聞而

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

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

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

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懼憚之皆曰惟大將軍命而固獨

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眾心可立

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

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

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

字林曰鈇鎖也鎖音質樞音竹心反

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鎖詣闕通訴

音質樞音竹心反

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

固臨終勅子孫素棺三寸

名德終為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

文帝宣帝皆群臣迎立能與漢祚

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

文帝宣帝皆群臣迎立能與漢祚

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

公記曰基字憲公滋字

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

爾雅曰四達謂之衢郭璞注曰

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

恒直期峻人也

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滋於偃城皆死獄中

續漢書曰基偃師長袁公記曰基字憲公滋字

小子變得脫亡命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

爾雅曰四達謂之衢郭璞注曰

始成童成童年十五也禮記曰十五成童舞象也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

章謂所上章也若顧篇曰鉞斧也

右秉鈇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

洛陽北面西頭門外有萬壽亭

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洛陽北面西頭門外有萬壽亭李杜二公為大臣不

能安上納忠而與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

乎腐生者猶言腐儒也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

非命謂衰亂之時人多不得其死也

命何為以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非命謂衰亂之時人多不得其死也天高

天高不敢不踣地厚不敢不踏

不敢不踣地厚不敢不踏踣曲也踏累足也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淪陷上下皆可畏懼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

地蓋厚不敢不踏也

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殉巡也楚國先賢傳曰班字季宛人也類常耕澤畔惡衣蔬食聞固死星行奔赴哭泣盡哀司隸案狀奏聞天子釋而

不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桓帝嘉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也

后憐之乃聽得祿斂歸葬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為德行一篇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穎川杜訪汝南鄭

子穎川杜訪汝南鄭

遂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為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嘉訓乃共論集德行一篇

變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變年十

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

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太公謂祖父也

密與二兄謀。豫藏匿變。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

取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

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六尺謂年十五以下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

感其義。乃將變乘江。東下入徐洲界內。令變各姓為酒家。備

書曰變遠遁身於北海劇託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變從命滕杏家以得免與此不同

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變。變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

冀既誅。而灾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

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變乃以本末告酒家。

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

人。既而戒變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

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眾人。勿

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

咎而已。變謹從其誨。後王成卒。變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

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

議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穎

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變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

其平正。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

為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變上奏曰。續在

國無政。為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

同。而續竟歸藩。變以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

被誅。乃拜變為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

河南尹。時既以貨賂為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以實西園。事見

宜者

傳 變上書陳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詔附梁冀為
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
殺之邵當遷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屍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
喪○劉攽曰案甄邵遷為郡守不得言受封未知當何字或人云少一靈字先受靈謂拜郡詔也邵還至洛陽變行途遇
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答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詔貴賣友貪
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變在職二年卒時人感其
世忠正咸傷惜焉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續漢書曰累世吏二千石喬少好學治韓詩京師林慮今相州縣也少為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為南郡太守轉
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使徇察兗州表
奏太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
官濟北相崔瑗等臧罪千萬以上讓即大將軍梁冀季父官瑗
皆冀所善還拜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

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
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
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
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孽音魚列反公羊傳曰臣僕庶孽之事何休注云孽賤子也猶樹之有孽生也並帶無
功之紱倉頡篇紱綬也裂勞臣之士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

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
位而物無勸易旅卦九四曰旅于處得其資斧前書音義曰資利也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
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益州刺史种暠舉劾永昌
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
之喬不肯與冀始為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
喬獨不往冀又銜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為太尉桓帝
將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時有司奏曰春秋迎王后
于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宜備禮章時進徵幣奏可於是又冀屬喬

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朋猶同也。致主文宣。抗情伊稷。伊尹后稷也。道

亡時晦。終離罔極。離被也。毛詩曰。讒人罔極。變同趙孤。趙朔之子。趙武史記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朔客

程嬰公孫杵臼匿朔遺腹子於山中。居十五年。後景公與韓厥立趙孤而攻滅屠岸賈也。世載弦直。載行也。

後漢書列傳第五十三

後漢書列傳第五十四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吳祐傳

吳祐字季英。祐音又續。漢書作佑。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守。恢或

音徒。濫反。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

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也。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限。

耳。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川記云。大庾始安臨桂。陽揭陽。是為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賀前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裴氏之

說則為密矣。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

權戚所望。希望其贈遺也。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車有兩輪。故稱兩也。昔馬援以

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徽名。徽。安也。音江。堯反。前書曰。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轉移。所載不過囊囊。時人怪其

奢。伏其儉。故俗傳王陽作黃金。嫌疑之閒。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

世不乏季子矣。季子謂季札也。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

後漢書卷五十四

常牧豕於長垣澤中續漢書曰年四十餘乃為郡吏也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

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柰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

志如初後舉孝廉陳留者舊傳曰太守冷宏召補文學宏見異之擢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

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祖道之禮封土為轍壇也五經要義曰祖

道者行祭為道路所也周禮太馭掌王玉路以祀及祀轍注云轍祀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栢為神主祭之以車轍轍而去喻無險難○劉牧曰注以芻棘栢案禮記云

善芻棘栢此少一善字也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

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謝承書曰真字夏甫時公

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

共定交於杵白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

節儉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

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東夏東方也尚書曰

尹茲東夏也官至酒泉太守齊北亮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二十二為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郡郡遭明府咸

以為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為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即日教署主簿也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

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

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

錢續漢書曰賦錢五百為父市單衣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

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

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論語載孔子之

言也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

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

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論語孔子曰忿思難

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及其親非惑與今若背親逞怒逞快也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

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在手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

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

即移安丘送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

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

後漢書卷五十四

三

後漢書卷之五十四

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

報。吳君因投繯而死。謂以繩為纆。投之而縊也。縊音胡。犬反。祐在膠東九年。陳留者舊傳曰。祐處同僚。

無私書之問。上司無賤傲之敬。在膠東書不入京師也。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為長史。及冀誣奏

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為冀

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

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為河閒相。因

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

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銅陽侯相。銅陽縣屬汝南郡。音紂。皆

有名於世。陳留者舊傳曰。鳳字君雅。馮字子高。

延篤字叔堅。南陽犍人也。犍音昌。猶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少從潁川唐溪典受

左氏傳。先賢行狀曰。典字季度。為西鄂長。風俗通曰。吳夫樂王奔楚。封堂谿。因以為氏。典為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也。旬日能諷誦

之。典深敬焉。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根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之。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又從馬融受業。博

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為平陽侯相。

到官表。冀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吠畝之間。前書冀遂山陽南平陽人。故城在今兗州鄒縣。以師喪。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桓帝以博士

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

詭辭密對。穀梁傳曰。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注云。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動依典義。遷左馮翊。

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

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

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前書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駿俱為京兆尹也。後有邊延二君。時

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

貨牛黃。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篤發書

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

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

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

後漢書卷之五十四

後漢書卷之五十四

後漢書卷之五十四

後漢書卷之五十四

後漢書卷之五十四

後漢書卷之五十四

後漢書卷之五十四

後漢書卷之五十四

後漢書卷之五十四

後漢書卷之五十四

後漢書卷之五十四

後漢書卷之五十四

後漢書卷之五十四

後漢書卷之五十四

後漢書卷之五十四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四

夫仁孝之辯辯爭也紛然異端互引異文代取事據代更也可謂篤

論矣篤厚也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二致仁孝也易繫辭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非復

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較猶略也體而名之

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

己則事寡濟事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

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自有察見之明足

有致遠之勞手有節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

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爛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縟說文曰縟繁採飾也

未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四體謂手足也

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

之行也左氏傳趙簡子問子大叔何謂禮對曰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天地之經人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孔子取為孝

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

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

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論語孔子曰參也魯回也其庶乎言庶幾於善道也魯鈍也言若先孝後仁則

賢於類子曾參不得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為稱虞舜

顏回是也虞舜顏回純德既備或仁或孝但隨其所稱爾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

參是也史記公劉后稷曾孫也能修復后稷之業務耕墾行地宜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紀德曾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自為目不能摠兼其美也

夫曾閔以孝悌為至德曾參閔損也管仲以九合為仁功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

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九合者謂再會於野兩會于幽又會榿首止戴窶母洗葵丘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者

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前越嵩太守李文德素

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

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為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

命也論語孔子曰道之將廢也與流聞乃欲相為求還東觀來命雖

篤所未敢當吾嘗味爽櫛梳坐於客堂孔安國注尚書曰味爽也爽明也朝則誦

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四

班固東都賦曰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
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也
高堂邃宇鏤檻層軒百家眾氏投間而作
王逸注云軒樓板也

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楚詞

洋洋乎言誦經典之餘也洋洋乎問隙而翫百氏也

其盈耳也洋洋美也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渙爛兮其溢目也煥爛文章貌也紛紛欣

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為輿

員天為蓋也員天為蓋也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文說

曰筑五絃之樂也沉約宋書曰筑不知誰所造也史記唯云高漸離擊筑案今筑形似
箏有項有柱史記荆軻至燕日與屠狗及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已而
相泣傍若無人

高鳳讀書不知暴雨事見逸人傳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

自束脩已來束脩謂束帶修飾鄭玄注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也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

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詔下交不黷易繫辭之文也從此而歿下見先君

遠祖可不慙報色媿曰報音女板反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

也史記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

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枝左誦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之不以善息

少焉氣衰力倦弓撥鈎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此言羿者蓋以俱善射而稱之也慎

勿迷其本棄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錮謂閉塞永康元年卒于家鄉

里圖其形于屈原之廟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篤有志行文彩故圖其像而偶之焉篤論解經傳多

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為折中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問訊

也蓋若客難之類凡二十篇云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以佞辯至尚書郡守

續漢書曰敞為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於三輔也弼少篤學聚徒數百仕州郡謝承書曰弼年二十為郡

吏百餘人皆白太守埽迹還縣高名由此而興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

桓帝弟勃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為亂乃

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

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與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

甘昭公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於甘諡曰昭左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遂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也孝景皇

帝驕梁孝王梁孝王景帝弟竇太后少子愛之賜天子旌旗出警入謁景帝常與王宴太后前曰千秋萬歲後傳王愛益諫不許遂令人刺殺益也

而二弟階寵終用教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

勃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四 史弼

後漢書卷五十四

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剽悍也逞快也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內荒酒樂出

入無常所與群居皆有口無行有虛言無實行也或家之棄子或朝之

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前書羊勝勸梁王求漢嗣州司不敢彈糾

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過絕友親也尚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恐遂滋

蔓為害彌大滋長蔓延也左氏傳無使滋蔓蔓難圖也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

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

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

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

非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

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為癭陶王弼遷尚書

出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鈞黨鈞謂相連也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

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却退也髡答掾史

從事坐傳責曰續漢志每州皆有從事史及諸曹掾史傳客舍也音知懸反坐傳舍召弼而責詔書疾惡黨人

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濟南樂安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所管也青州在齊國臨淄見漢官儀

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桓帝為蠶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帝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

讖謠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見黨人篇序也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

天下畫界分境疆界也理正也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也水土異齊風俗不同

前書曰凡人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也它郡自有平

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

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

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棒贖罪得免俸音扶用反

濟活者千餘人弼為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

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救斷

絕書屬屬音之欲反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齋書請之并求假鹽

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它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劉攽曰案文說字當作詭謂

詭譎弼乃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偽詐

後漢書卷五十四

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千餘人皆諫於廷弼不

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

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崞澗之閒

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

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詩衛風也昔人勿

頸九死不恨刎割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

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

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郡邸若今之寺邸也行賂於侯覽得減

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兔君無乃蚩乎

陶丘洪曰青州先賢傳曰洪字子休平原人也清達博辯昔文王歸里閔

散懷金屬里殷獄名或作美亦名美城在今相州湯陰縣北帝王紀散立生南宮括闕天學乎呂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

與立生令求諸物與紂史記曰周天之徒乃求有莘美女驪戎文馬史弼遭患義有熊九馴它奇怪物因殷孽臣費仲獻之於紂紂大說乃赦之也

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刑竟歸田里稱病閉門不出

數為公卿所薦議郎何休又訟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相徵拜

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為彭城相會病卒裴瑜位至尚書

先賢行狀曰瑜字稚璜聰明敏達觀物無滯清論所加必為成器醜議所指沒齒無怨也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直吳季英視人

畏傷發言烝烝仍也似夫懦者而懷憤激揚折讓權枉又何

壯也仁以矜物義以退身君子哉法言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語曰活千人者

子孫必封前書王翳孺曰開活千人者有封孫吾所活者千人後世其興乎○劉放曰注有封孫案文少一子字

嚴吏頡頏猶上下也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不大謂子孫衰替也左傳晉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

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與鄭玄

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融明德皇

后之姪也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

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

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

能飲酒一石。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曰。植聞蔡有不恤緯之事。

左傳曰。范獻子曰。人亦有言。蔡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杜預注曰。蔡。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也。

漆室有倚楹之戚。琴操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隣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葵使吾終年不懸菜。吾西隣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為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弦。歌以女貞之辭。自縊而死。○劉攽曰。注以女貞之辭。

案文多 憂深思遠。君子之情。詩序曰。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夫士立爭友。

義貴切磋。孝經曰。士有爭友。身不陷於不義。詩云。如切如磋。鄭玄注云。骨曰切。象曰磋。言友之相規誡。如骨象之見切磋也。 書陳謀及

庶人。尚書洪範曰。謀及庶人。卿士謀及庶人也。 詩詠詢于芻蕘。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毛萇注云。芻。採薪者也。

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警言哉。無目明曰。警。今足下之於

漢朝。猶且爽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

功於斯為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前書賈山曰。使天下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也。 謂準

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景風。解見和帝紀。 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

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左傳。王子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嗣。則擇立長。年均以德。德均以下古之制也。

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為

己力乎。叨。貪也。左傳曰。貪天功。以為己力也。 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

也。競。疆也。 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碣。勃。勃也。

海也。碣。碣石山也。 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左傳曰。楚公子比。恭王之子也。

靈王立。子比奔晉。靈王卒。子比自晉歸楚。立為君。比弟公子棄疾。欲篡其位。夜乃使人周走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子比乃自殺。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尹氏朝奪猛位也。 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

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

也。以樹為喻也。謂京師為幹。四方為枝。前書曰。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蓋以彊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 武並不

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建寧中。徵為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

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

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詁。事也。言解其事也。 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

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

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回冗猶紆曲也。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糝謬。

糝粟不成喻義之乖僻也。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繕善也。言家貧不能繕寫而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

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

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為名。前書謂文子為小學也。中興以來。

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與子衆也。自有傳。左傳曰。鄭穀悅禮樂。而敦詩書也。

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表裏言義相須而成也。前書云。河圖

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

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

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并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碑。議郎

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言中

別於外也。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

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日晦而月見。謂之朧。王侯其舒。五行傳劉

向所著。朧者。月行速在日前。故早見。劉向以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

為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速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左氏傳曰。日過分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君不舉。避移時。杜預注曰。避正寢。過日食時也。言

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閒者日食。自已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晦曖。

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治當寬明。近色信讒。忌之

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

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原其所禁。而宥之也。三曰。禦癘。禦防

疾癘之氣。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

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覈實也。隨方委用。實求選舉。原禁者。凡

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回邪也。禦癘者。宋后家屬。

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救收拾。

以安遊魂。后以王甫程阿所搆。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靈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何罪而絕其命。已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赦也。備

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

未然。脩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

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三考九年。能幽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堯之法也。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希求也。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蠲除也。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中郎將。員宗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為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

於朝堂。議欲廢立。群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語在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劉放曰。案文少之字不成文理。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轅轅出。詭詐也。轅轅道在今洛州緱氏縣東南也。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桓。涉鮮卑。討柳城。登白狼山也。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闕。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左傳曰。仲尼聞子產死。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公羊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之諱也。亟遣丞掾。除其墳墓。亟急也。存其子孫。并致薄醴。醴祭也。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四

音張 以彰厥德。子統知名

魏志曰統字子家十歲而孤以學行稱仕魏至侍中吏部尚書特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不在盧

生耳選舉其取有名如畫地為餅不可啖也統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敬慕善然後有名也

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 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節 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蠶蠶起懷雷霆駭耳雖

賁育荆諸之倫 孟賁多力者也夏育勇者也並衛人荆荆軻也諸專諸也 未有不允豫奪常者也

允人行貌也音淫言允豫不能自定也奪謂易其常分者也 當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

排戈刃赴戕折 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傳曰戕者卒暴之名也 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馬融注云造次急遽也顛沛僂

仆也雖急遽僂仆不違仁也

趙歧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 祖為御史故生於臺也

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歧少明經有才

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歧常鄙之不與融相見 注曰歧娶馬敦女宗姜為妻敦兄子融嘗至歧家多從賓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歧亦厲節不以妹晉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

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 蓐寢蓐也聲類曰蓐薦也 自慮奄忽乃為遺令

敕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遂無箕山之操 易曰遂而亨君子以遠小人王弼注遂之義避內而之外者也

所隱處也 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

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

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為親行服朝廷從

之其後為大將軍梁冀所辟為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

劇為皮氏長 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決錄曰岐為長抑疆司姦大興學校也 會河東太守劉祐

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歧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

延篤復以為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玆為京兆虎牙都尉 音玆

玄郡人以玆進不由德皆輕侮之歧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玆

深毒恨 決錄注襲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崖子玉以工草書稱于前代襲與羅暉抽書見出於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

也 延熹元年玆為京兆尹歧懼禍及乃與從子馘逃避之玆果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收歧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決錄注曰岐長兄磐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無忌字世卿部河東從事為其所

殺戮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

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

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

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

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

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臧岐複壁中數年岐作

尺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

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

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

以為禦寇論決錄注曰是時綱維不攝閣豎專權岐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留中不出靈帝初復遭黨

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

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

定大將軍何進舉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縣名屬隴西郡岐與新除

諸郡太守數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為帥岐詭辭得

免展轉還長安決錄注曰岐還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草中十二日不食也及獻帝西都復拜

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為

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

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

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

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為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

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與

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

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

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

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

後漢書卷五十四

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卽表遣歧。使荆州督租糧。歧至。劉表卽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歧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歧以老病。遂留荆州。曹操時爲司空。舉以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歧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壽藏謂冢壙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猶如壽宮壽器之類。冢在今荆州古郢城中也。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瓚頌。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簞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卽日便下。下訖便掩坎。歧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世。序曰。三輔者。今雍州之地。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賞。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難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於詩秦函也。其爲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趣勢。進權。惟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開。故老之言。目能視而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劉敞曰。正文著要子章句案。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就令有之。而歧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

贊曰。吳翁溫愛。義干剛烈。謂以義干梁冀爭李固也。延史字人。風和恩結。梁使顯刑。誣黨潛絕。子幹兼姿。逢掖臨師。禮記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相承本作縫義亦通。邠卿出疆。專命朝威。疆界也。左傳曰。大夫出疆。苟刺杜稷。專之可也。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on the left page.

Blank columns for the text of the biography.

後漢書列傳第五十四

後漢書列傳第五十五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甫張段傳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稜度遼將軍。父旗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郵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為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掾。其後羌眾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眾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懸猶出也。出於平人。回入姦吏。平人齊人也。故江湖之人。群為盜賊。青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五

十一

徐荒飢。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振旅。旅衆也。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也。曾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兩營。謂馬賢及趙冲等。二郡。安定隴西也。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邁。往也。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時帝不能用。冲質之問。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近習。近習。謂佞倖親近小人也。禮記曰。雖有貴戚。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

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左傳曰。人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也。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

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先後。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安。有褒貶進退。而權倖之徒。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

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早魃為虐。詩大雅曰。旱魃為虐。如惓如焚。魃。旱神也。大賊

從橫。流血丹野。庶品不安。謹誠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無狀者。謂無善狀也。披掃凶黨。收入財賄。以

塞痛怨。以答天誠。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召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姻族。梁商女為順帝后。后女弟又為桓帝后。冀即商子。故曰代姻也。今日

立號雖尊可也。可猶宜也。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

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家語孔子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載舟。亦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可知也。群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五

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詔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詔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己。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時太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虜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類擊美坐為涼州刺史。郭閔留兵不進下獄。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

塢

說文曰。塢。小鄣也。曰。庫城也。音烏古反。

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顛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令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群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烏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將郡守也。烏鼠山名。在今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鈔處也。東岱謂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綏撫。致使反叛。其疾同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吳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法。使無反也。前變未遠。臣誠戚之。變謂羌反。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為憂。三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

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藉。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沉氏大豪滇昌。飢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為將。擁眾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群羌。令其文降。以文簿虛降。非真心也。天子璽書。謂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蠢動也。戾。戾爭也。爰自西州。侵及涇陽。縣名。屬安定郡。其故城在今原州平源縣南也。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驚急使軍就道。就猶上也。○劉放曰。按文軍上少一字。或督或領也。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訪問也。規言羌種既服。臣即移書軍營。及郡勸問。誅殺并納受多少之數目也。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

說口 故恥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先事謂前警啟答

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費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譏。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謝猶也。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尙遺匈奴以宮姬。元帝賜呼韓邪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也。鎮烏孫以公主。武帝以江都王孫女細君妻烏孫王昆莫為夫人也。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車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賞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眾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汗穢。廉絜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

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

左傳曰鹿死不擇音。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也。

其年冬徵還

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

問功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

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

漢官儀曰左校

署屬將作大匠也。

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

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

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眾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

乞冗官。以為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為度遼將軍。規為使匈奴

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為度遼將軍。規為人多意算。自

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

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

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

激發我耳。言欲歸第避仕塗之途也。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

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為名將。素譽不高。

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

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

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為規賢。○劉攽曰案文

以為規賢非是。當云以規為賢。在事數歲。北邊威服。永康元年。徵為尚書。其夏。日

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規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

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

獄。謂誅梁冀。誅鄧萬鄧。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等也。一除內孽。無德而寵曰孽。謂廢鄧皇后也。再誅外臣。殺桂陽太守任胤。殺

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漢官儀曰。矩字叔方。忠謀高世。廢在里

巷。劉祐馮緄。古本反。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

翊。絜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鈞黨之釁。事起無端。鈞引也。李膺等事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五

張奐

五

李膺等事

李膺等事

李膺等事

李膺等事

李膺等事

李膺等事

李膺等事

李膺等事

李膺等事

李膺等事

李膺等事

也。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與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群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對奏不省。遷規弘農太守，封壽成亭侯，邑二百戶。讓封不受，再轉為護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用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佞，則其為之也難。作慙也。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佞哉！夫其審己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為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己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酒泉縣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永州晉昌縣東北也。○劉攽曰：注今永州案，文永當作瓜。

永州無晉昌也。父惇為漢陽太守。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時牟卿受書於張堪，為博士，故有牟氏章句。有四十五萬。

餘言。奐減為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莫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龜茲音丘慈，縣名，屬上郡，前書音義曰：龜茲國，人來降之，因以名縣也。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莫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眾降。郡界以寧。羌豪師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四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注山海經云：鐻音渠，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以酒沃地，謂之酌，音力外。反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如粟喻多也。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己，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屠音直，於反。及

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

時度遼將軍屯五原

引屯赤阪。烟火

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奐以故吏。免官禁錮。奐與皇甫規友善。奐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爲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爲立祠。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間。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十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郡。殺略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沉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

廷以爲憂。復拜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

及度遼烏桓二營。

明帝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郡曼柏縣漢官儀曰烏桓校尉屯上谷郡寧縣故曰二營

兼察刺

史二十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祿祿。掠雲陽。夏。復攻沒兩營。殺千餘人。冬。羌岸尾摩曷等曷音必薛反脅同種。復鈔三輔。奐遣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奐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奐因功特聽。故始爲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以奐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奐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奐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爲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五
張奐

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軒殿檻闕板也。又大風雷雨，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奐上

疏曰：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翼氏風角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也。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申，配龍騰蟄。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龍霧故與蚯蚓同也。

順至為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為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

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尚書大傳：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示即盡偃大木斯拔，國人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青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

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天子深納奐言，以問諸黃

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奐太常，與尚書劉猛、刁韞、衛良同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

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

許諾。唯奐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前為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為司隸校尉，欲逐奐歸

敦煌，將害之。奐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漢官儀曰：司隸州部河南雒陽管三輔三河弘農七郡，所以奐屈於熲，稱曰州將焉。足下仁篤，照其辛

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豈患

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奐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音拍

片百反。髡音步弟反。史記楚發兵伐齊，齊威王使淳于髡齋百金車馬千駟之趙請救。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饑田者，操持者狹，所求者奢。故笑。於是王乃益以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也。誠知

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

新序



曰文王作靈臺掘得死人骨吏以問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焉令吏以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

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

新序曰燕昭王即位卑身求賢謂郭隗曰齊因孤國

之亂而襲燕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生祝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涓人言於君請求之君遣焉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以報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市死馬而捐五百金乎對曰死馬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不出拜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於是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歸燕焉

燕音佗

凡人之情寃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之德豈不大哉

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為匪人

詩小雅曰哀我征夫獨為匪人也

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為魚肉

言將為人

企心東望

無所復言類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徙奐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奐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及為將帥果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練百匹奐惡卓為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入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綠綬也以艾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老子曰和其

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纒綿牢以釘

密為不喜耳幸有前寇朝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

文陸翻鄴中記曰永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盃數千箱珠襦二匣綰綵不可勝數左傳曰晉文公朝王請隧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晉文既臣請儉非王孫武帝時楊王孫死誠其子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脫去其囊以身親土推情從

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武威多為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

教誠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

王僧文志曰芝少持

高探以名臣子勸學文為儒宗武為將表太尉辟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為之黑下筆則為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為世所寶寸紙不遺章仲將謂之草聖也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

初奐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

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為武

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

死卒如占云

論曰。自鄭鄉之封。中官世盛。定者鄭衆封鄉侯也。暴恣數十年間。四海之

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竇武。奮義草謀。徵會天

下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以斷忠烈。曹節

等矯制使率五營士圍殺陳蕃竇武等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嘒其泣矣。何嗟及

矣。詩國風也。嘒泣貌也。音知劣反。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叔段。西域都護會宗

之從曾孫也。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元帝時為西域都護。死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熲少便習弓馬。尚遊

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為憲陵園丞。陽陵令。憲

順帝陵。陽陵景帝陵。漢官儀曰。丞秩三百石。令秩六百石也。所在能政。劉攽曰。按文單言能政。不成文理。當有一有字。遷遼東

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

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為信

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璽書伏重刑。以有功

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時太山琅邪賊東郭寶公孫舉等聚眾

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永壽二年。桓帝詔公卿

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詒薦熲。漢官儀曰。詒字公孫鞏人也。乃拜為中郎將。擊

寶舉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熲為列侯。賜錢五

十萬。除一子為郎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

勒姐等八種羌。且音紫。姐反。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羌

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度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

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

口萬餘人。虜皆降走。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

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熲軍。熲下馬

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

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

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者凡千六百

人。燒當種九十餘口。詣熲降。

○劉攽曰。案燒當一種不止九十口。共種中九十口降亦不足記。當作千字。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五

段熲

雜種羌屯聚白石白石山在今關州狄道縣東頰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

姐零吾種圍允街允音鉛街音階殺略吏民頰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

四年冬上郡沉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頰將

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閔貪共其功稽固頰軍使不得進

稽固猶停留也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閔歸罪於頰頰坐徵下

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

人守闕訟頰以千數朝廷知頰為郭閔所誣詔問其狀頰但謝

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為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

時滇那等諸種羌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

寇勢轉盛涼州幾亡冬復以頰為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

羌封僂良多滇那等僂音良逐反又力救反曾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

落詣頰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頰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

曾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頰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

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頰兵敗被圍三日用隱

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首虜數千人頰遂窮

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散北略武威

間頰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

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頰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煎諸種

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頰復追擊於鸞鳥大破之鳥音爵縣名屬武威

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也殺其渠師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

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

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

問頰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眾不時輯

定欲頰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頰因上言曰臣伏見

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

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

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勢。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左傳晉叔向母曰狼子野心也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癘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無慮都凡也如此則可令群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初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頰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彭陽高平並縣名屬安定郡彭陽縣即今原州彭原縣也

高平縣今原州也

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感頰眾恐。頰乃令軍

中張鏃

劉攽曰按文鏃非可張未知何字

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

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眾皆應聲騰赴。頰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眾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竇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歷載爲患。頰前陳狀。欲必掃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浹也。浹音子。反謂匝十二辰也。連尸積俘。掠獲無筭。洗雪百年之逋負。以慰忠將之亡魂。東觀記曰。太慰神光馬賢等亡魂也。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頰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頰破羌將軍。夏。頰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東觀記曰。頰傳曰。出橋門也。尋聞虜在奢延澤。即上郡奢延縣界也。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頰乃分遣騎司

後漢書卷五十五

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四羌分

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頰急進與晏等共追之

於令鮮水上令鮮水名在今甘肅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也頰士卒飢渴乃勒眾推

方奪其水頭競進也虜復散走頰遂與相連綴且鬪且引及於

靈武谷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靈州懷遠縣西北頰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

大敗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皆重鹵滿足下傷起形如滿也淮南子曰申包胥重鹵重胓也

既到涇陽縣名屬安定郡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

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頰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

無後悔詔書下頰頰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眾而懦弱易制所

以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

招降聖朝明監信納警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勢相反遂

懷猜恨信叛羌之訴節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傷敗曰衄音女六反又

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言羌亦東天之一氣所生誅之不可盡也山谷廣大不可空

靜血流汗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

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

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假借也尙書曰皇天

降災假手于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

我有命也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欲衛伐邢乎從之師興而雨也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

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占候也下察人事眾和師克克勝也左

傳曰師克在和不在眾也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官縣邑更相通屬啟曰劉

案奐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

降獷敵獷惡貌也音谷猛反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

趙充國徙令居內宣帝時充國擊西羌徙之於金城郡也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

遷置天水隴西扶風見西羌傳也始服終叛至今為鯁鯁與梗同梗病也大雅云至今為梗故遠識之

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

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

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見殖殖生也左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

勿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

殘燼將向殄滅杜預注左傳曰爐火餘木也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御制御也淮南子曰

國不可從外理軍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

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類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

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夏類自

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

山上羌悉眾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義從羌悉

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

之羌眾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類規一舉滅

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

十里遮之西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也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

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

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類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

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類追至谷上

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

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

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

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驢驘駝駱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

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類行軍

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為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

蓐寢郭璞曰蓐席也言身不自安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三年春徵還京

師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

鴻臚持節慰勞於鎬鎬水名在今長安縣西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河南

尹有盜發馮貴人冢坐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隸校尉類曲意

後漢書卷五十五

十四

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颺。董騰等。增封四千戶。并前萬四千戶。明年代李咸為太尉。其冬病罷。復為司隸校尉。數歲轉潁川太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為太尉。在位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潁。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強。上疏追訟潁功。靈帝詔潁妻子還本郡。初潁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為涼州三明云。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儼蹤。儼偶也。前書班固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若白起。王翦。李廣。辛慶忌之流。皆山西人也。戎驂糾結。塵斥河潼。潼谷名。谷有水曰潼水。即潼關。規奐審策。亟遏蹕凶。文會志比。更相為容。段追兩狄。束馬縣鋒。紛紜騰突。谷靜山空。

後漢書列傳第五十五

後漢書列傳第五十六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陳蕃王允傳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弃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續漢志曰。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奉引。摠錄衆事。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投。音丁。戀反。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續漢志曰。樂安縣名。本名千乘。和帝更名也。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高潔之士。璆音仇。又巨秋反。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

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塋隧。延隧今入墓道也。杜預注。左傳云。掘地通路曰隧。因居其中。行服二

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

禮記曰。三年之喪。可復父母之恩也。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黷。嫌也。禮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况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汗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答殺之。坐左。轉脩武令。稍遷

拜尙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爲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

尙書曰。若保赤子。惟人其康父。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爲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敕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

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群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右。故

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蕃喪妻。鄉人畢至。唯許子將不往。曰。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徵爲尙書令。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

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人君是爲。今臣蒙

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野故曰下。應分土。言皆以輔王室也。高祖

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尙書令。黃儁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

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

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

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

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貲量也鄙諺

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官嫁而天下化。帝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帝王伐殷。乃歸傾宮之女於諸侯也。楚女悲而西

官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休注云。時僖公為齊桓所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且聚而不御。必生

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

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劉攽曰。案文令當

今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

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使褒

貴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

但賜備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

廣城苑名。在今汝州梁縣西也。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

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臯陶戒

舜。無教逸遊。尚書卷錄。謨曰。無教逸欲。有邦。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尚書無逸篇之言。

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

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

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

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興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

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

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與馬之音。舉

首嚙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

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祭公。祭國公。為周卿士。謀父名也。祈招。逸

詩也。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金玉。式如金刑。人之力而

無醉飽之心。書奏。不納。自蕃為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

不偏權富。而為勢家郎所譖訴。坐免歸。頃之徵為尚書僕射。轉

尚書僕射。轉

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為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大詩雅也言成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循用舊典文章謂周公之禮法也

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劉攽曰案姿是姿貌此當作負也臣不如施

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

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緝音古本反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

為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

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

等奉事宦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瓛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

令而並竟考殺之○劉攽曰案漢魏職獄皆云考竟此誤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

瓛瑨罪當弃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

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踰作左校蕃與司徒

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瓛瑨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

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國語曰桓公問管仲曰安

國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如之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隱令寄政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春秋

於魯小惡必書公羊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郕讎其與讎狩也宜先

自整敕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

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踈內患漸積外

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言桓帝以蠡吾侯即位小家畜產百萬之

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

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

毒徧海內五侯謂胤讓淑忠弑五人與冀同時誅事見冀傳也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

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

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瓛南陽

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

至於陛下有何惛惛說文曰惛惛患也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

為之發怒如加刑譴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

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宜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宜犯

覺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

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次帝時。太中大夫鄧通愛幸。居上

見之為傲。召通。通至。嘉曰。通小臣。踐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盡出血。文帝使召

通。而謝丞相曰。吾弄臣。君釋之也。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追不得。公主出

宣。駐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主言於帝。帝賜宣錢三十萬。語見董宣傳。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

群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嘸訴。陛下

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

一朝。宣帝五日。聽事。自丞相已下。各數奏其言。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

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

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眾庶。莫不怨之。宦官

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吏已下。多至抵罪

○劉歆曰。按文吏當作史。太尉府有長史。故因借見譴也。猶以著名臣。不敢加害。瓚字文理。高唐人

高唐縣名。今博州縣也。瓚字幼平。陝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多所搏擊。

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

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

武雖聖。而與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

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前書曰。君

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

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

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阮儒。何以為

異。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上言曰。天下已定。百姓力農。今諸生好古。或亂黔首。臣請史

官非秦記。及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燒之。事見史記。衛宏詔定古文官書

序曰。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餘人。乃密令種瓜

於驪山坑。谷中溫處。瓜實詔博士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

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之。終乃無聲。今新豐縣溫

湯處。號懸儒鄉。湯西有馬谷。西岸有阮。古老相傳。以為秦阮儒處也。昔武王克

殷。表闔封墓。史記。武王克殷。命畢公表商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

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詩。小雅曰。巧言如簧。顏之厚

矣。簧。笙簧也。言讒人之口。以

九

喻塞也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

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

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

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

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與也勃焉說苑曰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

之至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是為

痛之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左傳曰禹湯罪己其與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忍焉

杜預注曰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實雅曰而

官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

公室政在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

復災眚者天所弃也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政亂絕無日食天不譴告也天之於漢恨恨無

已恨恨猶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

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

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類谷齊人使優施舞於魯之

門而出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

崩竇后臨朝詔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以固王業

前書谷永曰臣聞天生蒸人不能相持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故也前太尉陳蕃忠清直亮其以蕃為太

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

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言人主雖亡法度尚在當行之

盡曰主在與在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

偃在牀詩國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周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

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竇太后復優詔蕃曰蓋襲功以勸

善表義以厲俗無德不報大雅所歎詩大雅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傅陳蕃

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內音納尚書曰出納朕命也忠孝之美德冠本朝嘗愕

之操華首彌固齊宣王對閔丘印曰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見新序今封蕃高陽鄉侯食邑

三百戶蕃上疏讓曰使者即臣廡授高陽鄉侯印綬即就臣誠

悼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以為名竊

惟割地之封。功德是爲。臣熟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絜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論語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詩小雅曰受爵不讓至于相讓故怨禍及之也使皇天振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顧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論語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注云得食也寶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爲皇后。蕃以田氏卑微。寶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寶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寶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嬈音乃了反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詔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寶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

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群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蹢躅道路。誼譴言候。覽曹節公乘听王甫鄭颺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趙夫人即趙嬈也女尚書宮內官也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前書劉向上書論王鳳曰稱譽者登進忤者誅傷也方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歎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寶武謀之。語在武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寶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迕。迕猶遇也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弄天下。山陵未成。寶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

多取掖庭官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為棟梁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劔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騶士也蹋蹶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銓令銓縣屬沛郡聞而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授考掠劉放曰按文授當作受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昏俗而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前書班固曰相與提衡音義云衡平也言二人齊也終取

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遠埃霧也遠避也愍夫世士以

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遜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

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論語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及遭際會恊

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慄慄乎伊望之業矣慄慄有風采之貌也功雖

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撫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

之力也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祁今并州縣也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

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史記曰田光謂燕太子丹曰臣聞驥壯盛

之時一日千里至其老也駑馬先之遂與定交年十九為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

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詔事宦官因緣

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瓛遂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

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

以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

爲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弄。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怨。以事中允中傷。明年遂傳下獄傳逮也。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更經也。楚若痛。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爲深計深計謂令自死。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

之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矜能。則義士厲節。內視自視也。反聽自聽也。

聽也。言皆怨已。不責於人也。是以孝文納馮唐之說。文帝時。魏尚爲雲中守。下吏免。馮唐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帝即日赦尚。復爲雲中太守。晉悼宥魏絳之罪。左

曰。晉悼公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怒之。絳曰。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公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與之禮食。更佐新軍。允以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

澄清。方欲列其庸勳。請加爵賞。而以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貴輕

罰重。有虧衆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以允宜蒙三槐之

聽。以昭忠貞之心。周禮。朝士職。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故曰三槐之聽。書奏。得以減死論。是

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爲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

宦者橫暴。睚眦觸死。睚音五。解反。毗音土。解反。前書曰。原涉好殺。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多。允懼不免。乃

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轉側猶去來也。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

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

帝即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爲司徒。守尚



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性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挾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為僕射，瓚為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權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卓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說文曰：霽，雨止也。郭璞曰：南陽人呼雨止

曰霽。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執法星名，史記曰：太微南

四星也。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發者勝。

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帝時疾愈，故入賀也。允初議赦卓部曲，

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逆，

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

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

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稜，威稜也。力登

反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

際會，每乏溫潤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群下不甚

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

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

○劉放曰：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

關東案文多關東二字。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眾。因使留

後漢書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六十一

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尙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爲亂。攻圍長安城。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前書音義曰。以青書。戶邊鑲中天子制也。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朝廷謂天子也。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

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取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長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取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弄官營葬。戩音翦。王宏字長文。少有氣力。不拘細行。初爲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故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語曰。語黑也。音火豆。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豎者言賤。劣如僮豎。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祕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食邑三百戶。士孫

瑞字君策。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後為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為亂兵所殺。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乃辟之。執戩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鍾繇字元常。魏太祖時為相國。

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閒而斂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莊子曰。斯所謂帝之懸解。懸解喻安泰也。而終不以猜忤為覺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伺閒不為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贊曰。陳蕃燕室。志清天綱。人謀雖緝。幽運未當。緝合也。易下繫曰。人謀鬼謀。言審設謀也。

合而冥運未符也。言觀殄瘁。曷非云亡。殄盡也。瘁病也。言國將殄瘁。豈不由賢人云亡乎。詩大雅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也。

子師圖難。晦心傾節。謂矯性屈意於董卓。功全元醜。身殘餘孽。時有隆夷。

事亦工拙。誅卓為工。被殺為拙也。

